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

八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

前秦錄五

符堅中

建興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

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肩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

驚之子也為著作佐郎郝晷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

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

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薺之乃出評為范陽
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
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
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
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
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
擢叙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
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常度三等百僚之秩以次

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
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
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
高平徐攀為琅邪太守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
月癸酉冀州牧王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
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
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
堅祖于灊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猛至長安復加

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
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
以伊呂蕭曹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
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
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為相堅端拱于上百
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
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
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闡隴清晏百姓豐

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
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
長安大街夾樹楊槐

車頻秦書作
兩邊種槐

下走朱輪上有鸞棲

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勅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
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
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為州從事
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
寬和融雅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
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
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詳具泰傳冬十一月都督北
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
老卒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
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
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

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
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為代所
滅慕容暉父子兄弟亡虜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
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
不夕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暉為尚
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
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
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

獲之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
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終
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居
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
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
克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
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
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為一家同有

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夫惟修德可
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
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
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整險

水經注云亮以容襄谷嶮固難

拔保而居之

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

統秘書監朱彤帥步騎二萬為前鋒出漢川寇蜀前禁
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出劍門寇梁益
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績

奔固西城彤乘勝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彪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彤邀而獲之彪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

竺瑶

一作瑗

救梁益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而退

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彤等於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西南夷印笮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

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
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
刺史鎮仇池堅欲以周彪為尚書郎彪曰蒙國厚恩以
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
公侯之貴不足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
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後值元會儀衛甚盛堅
問之曰晉家元會與此何如彪攘袂厲聲曰氏戎聚集
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擬天朝群臣以彪不遜屢請誅

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毛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唇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

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羗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縣竹八月鄧羗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羗復擊張育楊光於縣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羗勒銘於岷

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
戶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秘
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使巡行
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
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為
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

終于太子少傅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為之
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
周備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
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
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
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
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
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
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
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
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
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
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下詔曰
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

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珣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白豎豎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

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
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
口喻之鳥不得去續紛一食頃射師發弓射三矢蛇落
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電發射
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
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
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

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通謂之曰我本出
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
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
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
相嘗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
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
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
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

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處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處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

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

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青石

一作清石

津

攻其將梁纂

一作濟

於河會城陷之甲申萇濟自石城

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

宿一作縮

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

一作川

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

於洪池萇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

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

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

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
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與萇
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
姑臧致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
舁襯降于軍門萇釋縛焚襯送之長安郡縣悉降涼州
平九月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
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
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

士郭瑀定禮儀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
三百人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
歸義侯拜比部尚書萇等將征天錫先為築第于長安
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
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為燉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
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
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
太守燉煌索泮為別駕宋皓為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

攻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衛辰為魏昭
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
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

一作州

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

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
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
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為
鄉導洛菁之弟也初苟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
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

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
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甚量事失宜非暉等
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廻赴北軍擊代
以自贖衆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應速堅曰暉等喜於
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
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復使南
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
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

水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

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

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漢中帝病益篤繼

嗣未定世子獻明帝

諱寔

早卒太祖

諱珪獻明帝子

尚幼諸子每

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

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

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

而弑帝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

夜部人來告李桑張蚝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
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使入
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
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
太祖於長安鳳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薨臣子
亡叛遺孫幼冲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
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
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言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長

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使其子子孫孫永
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
東還堅下詔曰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
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
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
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
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
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

北將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

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

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捷又遣後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捷庭翼北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洛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北啗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對初堅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

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

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
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
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
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
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
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
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一作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

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
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
酺三日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
曹熊邈屢為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
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太
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
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
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于

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
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刺其蹇也俄
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
額者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
在南中聞長安氏為天子謂陛下願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

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
為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
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
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强弩將軍王顯帥勁卒
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秦書作襄陽

夏四月師次沔北

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
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

浮渡漢水

秦書作遊馬以渡

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

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
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
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
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
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為夫人
城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強不
敢進保據上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諫曰吾衆十倍於
勦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內於許洛塞其運道絕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
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
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彭超

越之弟也遣

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
請帥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為征南
暴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
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後禁將軍毛盛

洛州刺史陵江邵保

羌之從弟也

等步騎七萬寇淮陰

一作陽

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
吉挹於西城晉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
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
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
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
之返千里馬洛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

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群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群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彤

秦書作朱彤

為酒

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為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

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
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
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
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
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我不足復持面見吾也
時周彪密與桓冲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為追騎所
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
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莫知所
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
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
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
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
首丕乃命諸軍併力促圍攻之堅欲自率衆助丕詔陽
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統統一作熙率河西
之兵為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

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統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沖遣

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

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

一作江夏相劉爽

帥衆八千汎舟沔泗

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為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為內應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

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為尚書將軍
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長安堅欲官之
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軍梁成為南中郎將都
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
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
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晉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
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泗口一作
汭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部

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以趨彭城玄遣之為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重於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戴遂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

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為紹所敗俘斬七十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馬一作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眾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牙欲趨襄陽挹又要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銳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

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瑯之一作瑯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廣陵百里京都

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
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
廣宣城內史邱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
阿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
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頭顏師騎逆
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兵至三阿與難
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
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

白馬又與難等合戰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叅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乃自殺難削爵為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戍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
鎮薊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
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
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
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
以馴致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糧習以
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且諸將

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廼更使受教於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公洛為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嘗為邊牧自以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既投之於西裔復不聽

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不宜束手
受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
中平規一作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為福桓文是

也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
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
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
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
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

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

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

一作薛

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

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
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
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
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
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
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

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
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
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
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為
前鋒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
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襲和
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
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

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於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
其黨與百餘人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
涼州之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事
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
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秋七月引群臣於東堂議曰凡
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氐十五

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膺王之妃兄也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

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肩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譙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

荊南充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廩為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阪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軍楊璧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內史毛縯之等二百餘人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宮

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縋以縲之尚書金部郎中裴元
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
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
陛下則采掾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
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
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
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

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曰非卿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元略為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簫簫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勅學士内外有疑皆師于安故時人為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來朝堅
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
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
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真及海
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
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
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夷為匡腳南蠻為臙
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徹樂減

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
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
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
一作裴 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荊州刺史都

貴

一作郝貴
又作梁成

遣襄陽太守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

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留輜重於管城水陸輕進晉車騎
將軍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
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

辰石虔設計夜渡激水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激
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接管城
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萬七千
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輕騎走保襄陽
堅遣左將軍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
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
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八

前秦錄七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羣臣於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
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
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
曰名不虛得因擢為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

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尚書郎周彪謀反事覺收下廷尉
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
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為父復
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
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
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
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彪曰昔漸
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彪世荷

晉恩豈敢忘之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皆赦不
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彪於朔方之北彪加考楚
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復剖棺臨視彪屍倏忽迴眸鬚
髭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盼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
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
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
守王永為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泰宗正不能肅遏
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為司徒固辭不受

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位新平王彤陳說圖
讖堅大悅以彤為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
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即三
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減東燕破白
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
徙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
言王猛以為左道勸堅誅之彤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

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
頊之墟里名曰鷄間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
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
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
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
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
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皇后三為
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
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
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
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
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節為使者發幽州并冀民
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
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
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

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寔
鄯善王休密馱入朝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寔等觀其
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
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永制寔等請曰大
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護故事
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於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
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
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將車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

七千西伐龜茲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
遠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
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
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
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
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晉桓冲使揚威將
軍孫綽擊荊州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
襄陽百姓六百餘戶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

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
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羣臣會議曰自吾
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
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鋪今欲起
天下兵以討之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
啟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
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
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

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啟潁軍門若迷而弗悟
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
復其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
萬歲於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
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
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
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
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

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
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
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
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之
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
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
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
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

逆犯歲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
為勾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
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
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為無道
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
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
羣臣各言利害廷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
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

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使長為國家之憂

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令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

遊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
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
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
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
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裔風之隕秋穠而朝廷內外
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
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

子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
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
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
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強小
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應期威
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
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
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

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悅曰
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
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
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堅曰帝王厯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
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
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

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為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
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
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
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
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
無為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為勞身于馳騎倦口
于經略擲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
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

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
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
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既荷厚
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
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
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
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
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

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冑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靖
難銓才不為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
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尺書于
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其不庭伐之未
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
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
詵亦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
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

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
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
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
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
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
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豈上
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
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為秦亡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宮
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
以中國之威尊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
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
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
率其國兵為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
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
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上林竹死洛陽

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月晉車騎將軍桓冲帥
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
石虔振威將軍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執偽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
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内史胡彬攻下蔡廣陵
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六月冲别將攻萬歲筑
陽拔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廙及冠軍將軍
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

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
救涪城敵次新野垂次鄧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
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鄆城

武當一作

俘掠二千戶使劉牢

之守鄆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慕容垂姜
成等于漳水敵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為前鋒進
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
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
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屢寇王境

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
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體宜時進討
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
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
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
捷之日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
書桓冲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以待之良家子
弟至者三萬餘戶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

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倡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

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暉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

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潁融等兵三十萬
先至潁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
魏興所在陷沒兵勢既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

春

一作壽陽

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

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
軍王太丘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
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
弋陽太守王詠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

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衆軍倚檣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

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赴融于壽春令軍人曰敢言
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
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
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
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
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
將軍廣陵相劉牢之帥勁卒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
成阻澗列陳以待牢之率叅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奔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時驃騎

將軍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蚝乃退逼淮水而陳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軍亂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

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
南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軍遂大
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死者
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
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
朱序在陣後唱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
徐元喜奔歸於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寶山積牛馬騾驢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執淮南
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其東中郎將慕
容夔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撞技以充太樂堅為流
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躡
堅至中陽不及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
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豈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繇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
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

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臣為陛下陛下
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慙顧
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
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潜然流涕初諺云堅不出項羣臣
勸堅停項城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是有童
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溫弟豁名其子曰石虔石
民冀邀其功堅果為謝石等所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
軍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

及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之攻成斬之暉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

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者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以叛豫州牧平

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羣臣請慕容垂子農不得農乃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為農所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冲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壬子慕容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降

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
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
泓為堅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
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暉乃潜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
外堅遣將軍强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為泓所敗泓衆
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
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
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

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
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暉宗族種類盡在京師
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
乃以廣平公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
左軍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討泓于
華澤泓弟燕故中山王慕容冲時為平陽太守據河東

以叛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
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國從子
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固安侯鑒守中
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
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敵
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敵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
兵擊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
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

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敵弗從戰于華澤敵兵敗績為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辦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謚敵愾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

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

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
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
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
罪暉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
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
致令傾喪若斯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
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
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

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泣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衝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六月堅帥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

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軍竇衡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
運之路成等屢戰敗之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
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護軍楊瑩盡獲
之萇衆渴甚遣弟鎮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決堰竇
衡帥衆敗其軍於鵲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
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
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
賊乎何故降澤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

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
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將
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管率衆七萬來攻堅遣楊壁等擊
之軍敗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為
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
之衆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
之衆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
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冲以少子河間公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冲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

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
十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
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
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
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
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凰之至冲小字鳳
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時晋梁州刺史楊亮率
衆五萬來伐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為前鋒亮

屯巴郡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荊州

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冠軍

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衆來伐玄至下邳徐

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

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

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

國城天驥龍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樂更生衛賜

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
校尉道絕不通九月謝玄使龍驤將軍彭城内史劉牢
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慕容垂牢之遣
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
據鄆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堡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
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
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
進平太山追釗于鄆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

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
彊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耳何為苦來
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厄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
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
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
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
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
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

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陰陵一作淮陵太守

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獻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

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成侯定于常山固安
侯鑒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為已援慕容垂遣龍驤
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
為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
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
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膺請
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
丁匡等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

雄一作渡河北立營不遣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

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
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
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
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
金婉轉繩等以為之信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
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
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

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
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結慇懃若
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
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況君侯累葉載德
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載一
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達
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于晉堅遣鴻臚郝
稚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人咸神

之姚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王嘉曰權蘆作遽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

不果往暉初遣諸弟起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暉謀密結鮮卑之衆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軍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

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
何如而忽起此意暉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
氣堅先殺肅乃殺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
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見謝
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
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
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丕復答書於玄曰今往大
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

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羣臣時長安大饑人相
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稱尊于阿房改
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
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堅兵大敗遂為冲軍所圍殿
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
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
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壬午冲遣尚書令高
盖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
將軍李辨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
亥高盖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
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冲所掩乃擊金
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

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已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
兄秦州刺史王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
頭征東參軍咸陽徐義官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
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
進平原公暉屢為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
大眾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
前禁將軍李辨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
集西州人屯韭園堅召之不至冲攻高陽公方于驪山

方逆戰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
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
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于世乎
謙以告鍾鍾慙恚自殺謙奔于晉堅聞方死哭之慟謚
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
爭麥冲以慕容永為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
山池敗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
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餘人而

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于灞漈之間定
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
計遂穿馬埒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
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

詳具

慕容是時鄴中饑甚垂帥鄴中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

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幽冀人
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丕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
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

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
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
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
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
已豈宜二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
亦為之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
退輔駢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
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

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鎮耳輔以為然帥男
女萬五千口出城葺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羣鳥數
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鬪羽不終年
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冲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
胄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遁冲兵
追之堅馳騶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踣
澗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蹠而受焉堅援之得登
岸西走廬江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煙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為統主
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
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
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
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入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為冲所畧者遣人密告堅請
遣兵攻冲欲放火以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
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

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蚬一作

困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

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

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焰

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

曰有患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歆歔流涕

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若此吾等有死無移

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

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
死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
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求
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
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
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脫如謠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留
汝兼總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

冲于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後事帥騎數百
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
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韭園前禁將軍李辨奔燕
都水使者彭和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
數千騎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辨百僚逃散司隸校
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
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
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

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
烟關中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一作

避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

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

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色自若坐而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別

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

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

歸晉詔處之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
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為劉裕所誅八月萇使求傳國
璽于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萇
乃敢于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萇也圖緯符命何所
依據五胡次序無汝萇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
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
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
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

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皆為之哀慟萇欲匿殺之名諡曰莊烈天王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有童謠

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

一作江
河邊

又有謠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升
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
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丕稱
號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既被殺後寺主摩沙蘭
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丕
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
為符家廟遂無復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七第六頁前三行彪曰蒙國厚恩以
至今日刊本彪訛彪後同今並改

第二十九頁後五行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斷刊本
椽訛掾今改

卷三十八第十頁後一行使流度衣冠之胄流度
二字疑有誤

後七行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刊本梁訛良據
左傳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人持十炬火刊本炬訛拒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五行堅深痛之刊本深訛身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塘

謄錄監生臣劉昀